

新聞奇花：抗日地下油印報

羅孚



創辦並自始至終主持《紀事報》的顧建平一九〇八年出生在浙江鎮海。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大學預科，一九二九年就開辦了他長達卅年個世紀的新聞事業。當時他在張家口的《國民新報》任編輯，後來因參加馮玉祥將軍領導的抗日同盟軍，曾遭隨馮將軍工作過一段時期。一九三五年到鄂豫萍夫人湯修慈主持的北平《京報》編副刊。一九三六年顧建平參加天津《大公報》，擔任天津《大公報》採訪主任。一九三七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天津也於七月二十九日淪於日軍之手。十天以後，天津《大公報》不得不宣告停刊，顧建平陷於失業狀態中。不久，已淪為敵偽宣傳工具的北平《實報》派了專人到天津，邀請顧建平去擔任總編輯，他婉言謝絕說：「我現在還沒有到餓死的時候。」

美國作家與古巴

陳安



美國對古巴的封鎖、禁運已近半個世紀。最近奧巴馬總統宣布從今後古巴裔美國人可向古巴匯款、可返鄉探親，這一開放舉措有如一陣解凍的春風，甚受古巴人歡迎，至於兩國何時能全面恢復關係，尚須時日方能知曉。其實，不少美國人，尤其是知識分子、作家，早就反對美國政府對古巴的遏制圍堵。一個小島國，難道就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、社會制度的不同，就可以對其勤勞善良的人民實行長期禁運，讓其血肉親人和同胞永生分離嗎？海明威，在古巴生活了近二十五年，被稱為「古巴的海明威」（古巴則被稱為「海明威的古巴」）。他自稱於一九六一年，也即美國與古巴斷交的那年，才女作家蘇珊·桑塔格，又訪問了哈瓦那，並撰文呼籲人們理解並同情古巴人民反抗美國人侵犯的理解，又訪問了哈瓦那，並撰文呼籲人們理解並同情古巴革命。

紀念「五四運動」九十周年

——簡述《大公報》對「五四運動」的報道

王鵬


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日本藉口對德宣戰，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，控制了山東省，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。一九一八年大戰結束，德國戰敗。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，戰勝國在巴黎召開「和會會議」，史稱「巴黎和會」。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，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，提出「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」，「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」，「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」等要求。「巴黎和會」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，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，而且在對德和約上，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，全部轉讓給日本。北京政府竟準備在「和約」上簽字，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遊行，這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——「五四運動」。由「五四運動」喚起的反帝愛國和「科學」和「民主」的精神，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進程。



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大公報關於五四運動的報道

雖然尚未吃到齋飯，但我已經知道少林寺的齋飯為何物了。不會料想，它們居然就是大包子，一道大雜燴，以及一道蘿蔔絲菜。如此簡單，尋常人家的百姓誰不會吃過這些東西？過了一會，兩個僧人抬着一筐筐大包子進來，尚未就餐的食客們蠢蠢欲動。而那些尚未吃飽的食客，蹦跳着離開座位，也加入這場爭鬥。竹筐尚未放下，食客們已一哄而上，一時之間，竹筐裡群手亂舞，大包子瞬間被瓜分一空。一些食客沒有獲得「勝利的果實」，悻悻等待下一批主食。在法會上，那些虔誠的一心向佛的香客，在面對食物的時候，世俗的原形畢露，估計他們要修煉成性，尚需經年累月。筆者「搶」到了兩個大包子，自己享用一個，另一個分給一個在爭奪戰中空手而歸的女同行。飯桌已經沒有空地盤了。筆者盛了一碗貌似「胡辣湯」的東西，擠過人羣，站到靠牆的一邊，一手托着碗，一手抓着筷子和大包子，進食可謂不易。筆者一邊享用齋飯，一邊用目光打量着周邊的食客，觀察他們的吃相，忍俊不禁。在這些人羣中，筆者居然看到了一個非洲黑人。看來，垂青少林寺齋飯的，不僅僅是國人。少林寺的齋飯，尋常普通，其品，不精；其味，不鮮；其色，不美。如果是在別處，這些東西甚或無人問津。不過，在名揚四海的少林寺，這些普通尋常的食物，卻被慕名而來的香客一掃而空，津津有味享用。或許，少林寺的齋飯已經超越了它的物質本身，因其所散發的名利光環，而令人神往。人們或許希望吃一次少林寺的齋飯，藉助佛的神光，證祐他們的人生。在少林寺品齋飯，昇華是一種精神享受，而少林寺的齋飯誠然已經美化為了精神食糧。

豆腐腦肉夾饅

萬水千山走過，固執佔據味覺記憶的，依然是家鄉陝西最家常的兩樣小食，豆腐腦與肉夾饅。最地道的豆腐腦是用漿水點出來的。漿水即過豆腐時濾出來的汁，舀上幾瓢放至發酵。下次做豆腐，一鍋豆漿燒至滾開時，均勻澆灑適量，稍傾，鍋內便凝出了雲團般的豆腐腦。原漿水點出來的豆腐腦，一團團的，花紋形狀，酷似腦髓。故名曰豆腐腦。現在街上賣的，多用石膏水點，嫩滑如玉，根本是含水量巨大未經壓製的水豆腐。形與味，皆與地道的豆腐腦相去甚遠。頂多算是「山寨」貨。我們家以前，爺爺做過豆腐。記得一次放學回家，母親的飯還沒做好，見我直喊餓，正好豆腐腦點好了，便盛了一喇叭碗，調了通紅的油潑辣子，鹽，端給我吃。那樣樸素本真的美味，令我多年之後依然念念不忘。路邊早餐的攤子上，常見的除了豆腐腦，更少不了肉夾饅。有一陣子有人熱烈討論過，肉夾饅到底是個什麼吃法？其實這是個誤會，肉夾饅省略了介詞「於」。它的本意是饅夾肉。這種貌似倒裝句的說法，色香在前，非常藝術化。最常見的肉餡是肥瘦相間的豬肉，臉盆大的鋁盆裡丟進桂皮、八角、花椒、大料、姜蓉等在蜂窩煤爐上煮。一百八十分公升大的廢棄汽油筒改裝的爐子裡，有熱騰騰散發着麥香。用刀剖開其肚，將剝好的碎肉紅辣椒塞飽，扯過一張脆脆的褐色紙包住一邊，遞給顧客。會吃的人不會弄碎兩手油汁，但那張紙不免浸上了油跡子。肉夾饅有點膩，少不了一碗漂着綠色芫荽末的豆腐腦來配。酸辣鮮香的豆腐腦連吃帶喝湯，再咬一口油滴答答的肉夾饅。我想起被貶惠州的蘇軾寫的一句話：日啜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而吃過豆腐腦肉夾饅的人，恐怕都不辭長作陝西人了。那天看電視一檔旅遊節目，一個黑龍江的女孩子說，她第一站行程選西安，因為那裡的小吃天下無雙。我聽了，才明白白家鄉的小吃原來不只是因為鄉情令我懷念，它們本身的确是貨真價實的美味。

屬地均應先交五強國接管。日本國代表聲明在我國有特殊利益，青島應分別辦理。」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，《大公報》連載了胡政之自巴黎發回的通訊，主標題是《平和平會之曙光》，副標題是《平和平會關於新聞記者/平和平會之真相如此/一月二十五日之大會/三大人物之言論風采》，其中有對日本在和會上「跋扈」的描寫；「平和平會之勢，悉為英、法、美、意、日五強國所主持。日本對於歐戰初無大功，特以其國力之強，與在外交官之運動，竟能與於最強之列。……會場座次，中國代表與日本代表正對，惟中國僅有兩人，日本則有五席。」上述報道對大學生都是「刺激」。

五月四日，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阻攔，雲集天安門，他們打出「還我青島」、「收回山東權利」、「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」、「廢除二十一條」、「抵制日貨」、「寧肯玉碎，勿為瓦全」等口號，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、貨幣總總裁陸宗輿、駐日公使章宗祥，學生遊行隊伍移步至曹宅，痛打了章宗祥，並火燒曹宅，引發「火燒趙家樓」事件。隨後，軍警給予鎮壓，並逮捕了學生代表三十二人。在五月五日的天津《大公報》上，刊登了「北京特約通信」，主標題是《北京學界之大舉動》，副標題是《昨日之遊行大會/曹汝霖宅之焚燒/青島問題之力量/章宗祥大受夷傷》，有這樣的報道：「歐戰中之青島問題至近日形勢大變，我國朝野均奮起力爭，而北京學界尤為憤激，乃於昨日（四日）星期日，國立大學及各專門學校學生舉行遊行大會，以為國民對於外交表示齊聲到底。午後一時許，各校學生結隊數千人在天安門齊集，各執白旗大書「誓死力爭青島，不爭回青島毋寧死」「取消二十一條」等語，此外，尤多激烈之詞。步軍統領李長泰聞信親視天安門約各校代表談話，代表說明志在爭回青島，絕無擾亂秩序之事發生。李統領亦鑒學生愛國熱忱，允即謁見總統，將學界意見轉達。各校學生遂列隊遊行至東交民巷，持函謁見各國公使，請主張公道。乃遊行回校沿途，秩序井然，觀者塞道，無不為之感動。學界並遍散印刷物。」在這條消息後，還刊登了《北京全體學界通告》的全文，昭示「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，而不可以斷送；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，而不可以低頭」，號召全體市民行動起來，反對西方列強的「瓜分」和北京政府的「賣國」。

五月五日的《大公報》上，還有兩條關於北京學生遊行的消息，一則說：「北京法政大學、高等農業學堂、工業學堂、師範學校共三千餘人往東交民巷，請見各國公使，公使以無正式公文未曾讓入，乃往東城趙家樓曹汝霖宅，大呼賣國賊，其僕人出而阻止，因起爭毆。當將電燈打破，登時起火，曹宅被焚，現火尚未熄，曹之子侄均受傷。駐日公使章宗祥亦住在曹宅，被打受傷甚重，已送法國醫院醫治。警廳派保安游擊隊三百多人出而彈壓，聞已拘捕學生數十人。」另一則說：「北京專門學校以上各學生今日（四日）全體一致開遊街行列大會，先到東交民巷各使館陳訴後，復至曹總長宅

王國維的一首悼亡詩

一九一二年，時為民國元年，在日本留學的王國維揮筆寫下了一首悼亡詩《紹道難》。起首即悲嘆：「名門家範竟不韋，中間介紹這難題。」開闢河朔生名，文章政事頗絕倫。早歲才名獨揭，中年書札越王孫，一開府此外無他缺，到處珠璣載後車。」描寫其死難經過則曰：「捉兵若少賊甚多，縱使兵多且奈何。戲下自翻漢家幟，帳中驟聽楚人歌。」楚人三千公舊部，數月巴淪共辛勞。朝趨武帳呼元戎，暮叩戟門謁素娥。」

老亮

王國維要悼念的，就是於一年前被剛覆滅的清王朝任命為督辦粵漢、川漢鐵路大臣，不久即死於兵變，連頭顱也都被士兵裝在盒子裡送還武昌請功的端方。從詩中可以看出，王國維對端方的評價很高，把他比擬為武昌代著名詩人、學者楊傑（字曼碩）和傑出書畫家趙孟頫（趙為宋宗室之後，故稱其為「趙王孫」），說他出身名門，文章政事絕倫，又好風雅，仕途之餘唯嗜收藏書畫古董。發動兵變，亂刀砍死端方的就是隨他入川彈壓四川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，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撫，所以到端方帳前拜問「元戎」，實為其「舊部」。這些舊部早晨還到端朝時問人叫北人為「索虜」，清末漢人亦以此稱滿人了。字裡行間，透出王國維深深的感慨。辛亥革命的一種族革命」成分極濃，入民國後的王國維為什麼要悼念一個滿人？其實，他與端方的關係遠遠說不上深厚。王國維於清末受羅振玉之邀，曾執教於崇陽書院為基礎創辦的江蘇師範學堂。當時兩江總督正是端方。我沒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資料，但考慮到王國維和提攜他的羅振玉、與端方一樣都對古器物有相當的嗜好，而羅振玉一直又為端方所器重，所以從器物上講這三人應該有學術切磋的機會。更重要的是，王國維畢生致力於文化和教育，而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，對江蘇新式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，這想必也是王國維懷念端方的原因。